

“我想关怀不幸的人和人的不幸”

阅 读 提 示

某种程度上说,你最亲近的人可能都是陌生的;朝夕相处,却又知之甚少。小说《南货店》勾勒出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极具烟火气的江南城镇生活图景。

方寸

南货店,江南乡下一个只有四个人的供销社,供应着周边百姓的日常生活所需。1970年代末,十九岁的秋林来这里做小伙计。也就二三十年光景,秋林成了店长,当上土特产公司的经理。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也经历或见识过形形色色的事。老师傅的生意经,卖豆腐老信的人情温暖,男女间的荒唐情事,父子之间的冷漠关系……时代激荡中,人们轻声慰藉,柔弱却坚持着价值的底线,坚持着爱与尊严。

生于1970年代末的张忌善于用平淡的语气去讲述俗世的残酷与温情。《南货店》中的人物就像是父辈,朝夕相处,却又知之甚少。对父辈记忆的探寻与保留,构成了长篇小说的缘故。

四十年江南物语,被安放在小小的供销社之中。张忌用干净素朴的南方方言,以南货店为背景,勾勒出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极具烟火气的江南城镇生活图景:美食器物与俗世日常、世风升降与人性明暗……

近日,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南货店》,应《工人日报》之约,笔者访谈了作者。

父辈身上发生了什么

方寸:供销社是一个年轻读者相对陌生的领域,为什么选择以此作为载体?

张忌:陌生本身就是文学选题的一个兴

工人阶级的使命与形象——评《中国劳模史》

王学良

近期,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叙述中国劳模起源、成长和发展历程的《中国劳模史(1932—1979)》。该书分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劳模的起源、抗日战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与群英大会、解放战争时期积极生产支援前线、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的历次劳模大会等几个部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建立了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从此,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历史任务除了革命,还有生产建设。在中央苏区,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开展劳动竞赛,产量高、有发明的工人上了红榜(光荣榜),营造了先进模范人物产生的环境和土壤。中央苏区的革命竞赛也积极促进了工业的迅速发展,不久中央苏区工人便达到11万人,较大的国家工厂有32个,还有众多地方工业企业和手工业企业以及各种合作社,社员近60万人。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阶级在抗日根据地进行建设和生产,在此期间,首个政府奖励劳模条例诞生,劳模选举办法进一步完善。从延安兴起的大生产运动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展开。首先,陕甘宁边区延安开始了“赵占魁”运动,“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随



趣所在吧。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里,供销社都是一个重要的机构,它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重要的记忆到现在陌生了,除了物质上的丰富,是不是还有其他一些可能,这个特别重要。

就如同我们的父辈,虽朝夕相处,但某一刻,你会发现跟他们如此陌生。除了父母亲的身份,你其实对他们所知不多。我写这个小说的初衷就是想知道这种陌生感是怎么造成的。

爷爷去世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虽然那么亲近,但对他其实了解特别少。当时我跟父亲聊天,谈到了爷爷的父亲。他告诉我,好像是在一个下雨天,我爷爷的父亲穿着蓑衣去余姚打官司,却一直没有回来。某种程度上说,你最亲近的人其实都是陌生的。我特别想把那一层遮挡的东西给揭开。

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供销社特别有代表性。

方寸:小说主人公秋林在南货店里练手艺,打算盘、包包裹、打酒,是整部小说最安静的时光,就如马师傅说的,莫太心急。然而这段时间是短暂的。小伙计当了店长,当了文书,做了股长、经理,随着时代浪潮,小说节奏也在加快。以前有传承的规矩,之后逐渐模糊和丧失。

张忌:写小说之前我就有这个设想:处理成两部分,一部分安静,一部分喧嚣。小说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节点,就是秋林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这是明面上的转折,他对人生有了新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从这一刻开始,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想法被打开了,不是掀门缝,而是突然彻底地打开,各种新的东西汹涌而来。在这样的状态下,人其实是特别混乱的,也特别迷惘:知道自己怎么做,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前半部的安静,是因为人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后来,风从八面来,人更多的就是处于一种随波逐流的状态。之前的社会,有标准答案,你应该这样做。后来,标准

答案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以后会往哪里去。所有新的东西,跟根深蒂固的教育和宣传都不一样了,这是人产生混乱感的最大原因。

方寸:小说写了很多关于吃、关于物质的内容,非常具体。然而小说所设置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物资是相对匮乏的。

张忌:现在很多的视频、书籍跟吃有关,都受欢迎。但我感觉,现在这种对吃的热爱有点虚浮。人之所以对食物产生巨大的情感,前提是来之不易。现在想吃找个店花点钱就能随便吃到,那种情感是很难产生的。

回到小说,杜家妈妈跟厨师讨论女儿婚宴菜单的细节。正因物资匮乏,杜家妈妈才会将婚宴的菜单搞得那样煞有介事。其实你仔细看,又有什么好东西呢?无非就是些肉食。香烟那时珍贵,小说里面就有一个细节,如何获取婚宴上需要的香烟。那时的珍惜,前提都是物资的供应不足。现在物资丰富,获得的代价小了,人对物的情感肯定也就衰弱了。

我想关怀不幸的人

方寸:从2003年开始小说创作,到2016年长篇小说《出家》问世,再到今年《南货店》。这近二十年间,你是用作家身份在观察时代变化。

张忌:我没有刻意去观察时代,但喜欢观察生活,我会跟生活保持一个比较热烈的接触。我喜欢跟人打交道,喜欢尝试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但最重要的还是年龄,这是一个时间的积累,多活一年多一年经验。另一层是内心感受的变化。你会敏感地察觉身边一些以前你察觉不到的东西,还会关心一些本来与你无关的话题,例如生老病死,比如旧时光,他们开始慢慢跟你发生了某种联系,这都是细微敏感的东西。我感受到了。

方寸:从《出家》到《南货店》都在面对一



阅读的女孩儿

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
 晓阳供图

任蓉华

贝壳与文明

近读英国海洋生物学家海伦·斯凯尔斯的《时间的螺旋:贝壳里的人类史》一书,不禁被贝类生物的迥异身世、有趣特性,以及对人类的影响所吸引。作者以贝壳故事为切入点,勾勒出了一幅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惊奇画卷。

全书由“贝壳制造者”“海洋丝绸”“船蛸的旅程”“贝类的启示”“海蝴蝶效应”等10个篇章组成。一枚小小的贝壳,堪称一部包罗万象的自然史。作者开启的溯源之旅,用刨根问底的方式,把地球生命的神奇之处呈现在我们面前。但贝壳的意义,不仅在于其蕴含的未知和神秘,更在于其穿梭于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那一束光亮。

史前时代的人类就将贝壳视为珍宝。早在十万年前,非洲的智人就已经把疣荔枝螺的贝壳当作装饰品了。人们还把贝壳做成实用工具,比如顶锤、斧头、刀和鱼钩。在一千年前的北美密西西比文化中,人们常常把粘土和压碎的贝壳混在一起煅烧,这样做出来的陶器硬度更高。

贝壳是最古老、最广泛的货币之一,黄宝螺与人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历史上世界各地都曾用它作为货币流通使用。1981年发行的一套中国古代钱币邮票中,就有一枚贝币,繁体字中与货币有关的文字都包含“貝”字,它看起来很像黄宝螺。印度人也把这些贝壳当作硬通货,而阿拉伯商人则从印度人那里得到黄宝螺,然后带到非洲。在中世纪的埃及,人们会用黄宝螺进行交易。而在位于阿拉伯世界西部的毛里塔尼亚的废墟里,人们发现了一辆被遗弃的大篷车,里面完整地保存了许多黄宝螺。

贝壳还见证了非洲奴隶的血泪史。欧洲的奴隶贩子把黄宝螺当成货币和当地的酋长、商人交换奴隶。在奴隶贸易的高峰期,英国船队平均每年向西非输入4000万只黄宝螺,而在整个18世纪,印度洋和大西洋之间的航线,有100亿只贝壳来回运送。

拾贝,可以倾听历史的私语,贝壳上的每一道螺旋,都是历经风雨的印记,是穿越时空的记忆。谁能说人类的生命阶梯,不是沿着时间的螺旋而行进的呢?

G 高谈阔论

阅读不宜先人为主

冷荞麦

近来节俭的声音到处飘漫,想来对这种生活观念深入人心多有益处。

不过,窃以为此类话语和我没啥关系。作为年纪已经“油腻”之群体的一员,倒不是不舍得花钱的特征已然彰显到陌生人一眼就可以识别的境界,而是自己个儿被维持根斯坦毒害,很年轻的时候就迷信简朴才美自爽心:

身为彼时世界首富之子,维持根斯坦拒绝接受遗产,固执地认为面包得自己干活挣来的才能入口——更别说他非生活必需品了。然后老天爷逮着机会给他上了一课:在某段时间他竟然失业了。为了让这位“不可救药”的、绝不接受非亲力劳动所得的弟弟不至于饿倒,其姐给了他一份工作:让装修一处自己的宅院。结果工程师将姐夫罗斯柴尔德的宅邸整得比工厂还简陋——所有不实用的装饰和装潢都被排除在外,这让大财主姐夫意外得说不出话来。

我倒觉得维持根斯坦很有洞见。美轮美奂参观一回当然不错,但真住在里面,即便不是劳神的负担,也基本都是视而不见的东西。加之思想的丰富完全不需要那些零碎陪衬。就像身处繁华城市的绝大多数人,实际上都同我一样,与流光溢彩的时尚生活基本不搭界,若干浪漫人士反倒是在精神世界向往瓦尔登湖边的老农营生。

此番“节俭”,更是让很多读书人念叨起《瓦尔登湖》来。我就在相关帖子的评论中看到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单调的讲课不如动员大家阅读梭罗的这本书,或者学习陶渊明,如此效果定然更佳。

陶元亮成天在乡下醉酒,怕不太好学,至于说到《瓦尔登湖》,显然指称的是阅读意义,“评论家”大概认为翻阅此书能让人从内心深处勤俭节约。这无疑有误导的意味。

的确,在很多人心中的《瓦尔登湖》最盛行的标签就是简朴生活,本人就曾在国内最权威的平面媒体上阅读过朴素思路的津津乐道,有人甚至将之归类为极简主义指南。

假如梭罗宣讲仅此而已,那就没什么可称道的了。极简不新潮,古老的大儒主义就布过道,就算第欧根尼有点“不正常”,斯多葛学派追求的俭省生活,诸如去除赘项多余享乐之类,也发端于同样久远的时光。

种豆瓦尔登、悠然见日出。梭罗切实体验着自力更生且质朴简陋的生活,在远离城市灯红酒绿和红唇酥胸的日子里,心无旁骛地刨地和记录收成。若还有闲,再出去遛遛弯儿,见见朋友,然后继续种豆事业……日复一日简单、单调,甚或是重复的日子确实可以用“极简”来标注。

然而,假如真要去学习《瓦尔登湖》,就不能被流行观点迷惑,执迷于寻觅简朴生活的美好,那只会给您带来误读。事实上,之所以去瓦尔登湖,梭罗说,“既不是要过贫贱的生活,也不是要在那儿过奢华的生活,而是要以最少数牵绊,来处理一些私人事务……”可见瓦尔登湖之行和简朴没啥关系。因之,我们不妨抛开“成见”,想想在生活简朴之外,是不是有内心平和、心灵净化的诉求呢?或者,作者是在探寻另外一种生存可能,是意欲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需要看到我们突破自我的限度,需要在一些我们从未漂泊过的牧场上,见证自由的生活。”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不矛盾地理解梭罗后来的行为:重回到波士顿,心安理得的再次消隐在繁乱喧嚣、夜夜笙歌的大都会。正如他的解释:“我离开树林,就跟我当初来到树林一样,理由充分。也许在我看来,我有好几个生活要过,不能再为那一个生活,花去更多时间。”

点赞勤俭节约理所当然,但我们在说阅读。阅读难免有歧义,包括权威解读,因之就更需要有自己的洞察。很多时候,作者给读者的是,也仅仅是现实表象的描述,其中的意义,不同的立场、情绪、心理会连生出不同的感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不宜锚定在先入为主的成见(甚至专家的定论)上去释读书卷。一些时候专家自己对作品的认知也会因为阅历、时光的雕琢而南辕北辙。比如布鲁姆,年轻时认同《麦田里的守望者》是杰作,到晚年却改主意了,觉得那部作品不值一提。

其实房舍装修光彩华丽、简洁质朴都不错,其背后是人们对生活的不同解读。既然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多层面的审视就是必要的。

每一座悠久的博物馆 都写满时代的大变局

扩张的过程,以及在博物馆的发展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那些人,和博物馆本身对英国乃至世界的深远影响。

这是一部不落俗套的文明史,没有程式化的编年纪事,只将人类闪光的瞬间记录在册。

《晚清大变局》

迟云飞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迟云飞先生关于晚清改革与革命的论文20余篇,自成系统,集中呈现了作者对晚清改革与革命的核心观点。

1840年以来的列强侵略及其所带来的冲击大大加速了清朝的衰落速度。由士农工商组成的传统社会结构发生巨大裂变。清政府为了适应“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不得不进行

改革,然而,恰恰是改革促进了革命的爆发,迫使清帝最终退位。

传统帝制终结后,关于如何建立新的国家,出现了互相斗争的两种模式:一是袁世凯的集权模式,二是宋教仁等倡导的民主宪政模式。这两种模式都没有真正实现。

作者关注上层的思想、行为对清末民初社会的影响,同时尝试突破传统政治史的研究路径,将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的学科知识融入自己的史学研究中。

《人间至美》

朱光潜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作者朱光潜是中国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一生潜心研究美学,在沟通中西美学、旧唯心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等方面都有深厚的造诣和独特的见解,

万物有灵且美,刹那间自有终古,微尘中自有大千,顺着自然所赋予的本性,探寻至真、至善、走过至美的人间。《人间至美:朱光潜经典散文集》精选了《谈美》《谈美书简》《谈修养》《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等朱光

潜先生各个时期的作品中通俗且经典的篇目,涵盖人生、美学、处世哲学、自我修养、文艺等多个主题,将文字与生活的美意完美融合,字字珠玑,妙语横生,引领读者从全新的视角认识自己所生活着的至美人间,抛开功利目的,像草木虫鱼一样顺着上天所赋予的本性自在生活。

《风吹麦浪》

红孩 著 文化发展出版社

红孩说“散文和诗歌,是说我的世界;小说,则是我说的世界”。

本书精选红孩的短篇小说《风吹麦浪》《望长安》等18篇,都是用平凡真切的人物讲述了贴近生活的故事,作品《风吹麦浪》和《望长安》在2019年改编为电影《风吹吧麦浪》。

本书除涉及很多农村向城市迁徙的人外,还有知青时代那些村里的事。几十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是如何变化的,农村人和城里人是如何与之血缘相继的,红孩一一着墨,勾画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并给她们披上美好、励志、宽容、慈悲的裙衫,招展在城乡之路路上。

这部集子里,作为一个经历者最熟稔最体己的我说,既表露他的好感,也表露他的反感,同样更表露出对世事难料的无奈。